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凌河 / 王天祥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48-4441-1

I. 蓝...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8480 号

出版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刘宁
特约编辑 那耘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作家出版社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7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册
定价 27.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 子	祖宗是谁？	/ 1
第一章	流亡关东	/ 19
第二章	红颜招祸	/ 47
第三章	避难蓝绫河	/ 70
第四章	江湖奇人	/ 93
第五章	金矿惩凶	/104
第六章	猎鹰海东青	/120
第七章	血战俄寇	/137
第八章	撞船沉金	/151
第九章	邂逅蓝绫儿	/169
第十章	劫金松江雪道	/192
第十一章	追凶吉林府	/208



第十二章	密林三结义	/249
第十三章	雪道遇劫匪	/275
第十四章	林海过大年	/299
第十五章	匪祸蓝绫河	/310
第十六章	喋血大年夜	/320
第十七章	雪道杀匪	/334
第十八章	绿林劫医	/349
第十九章	冬捕雪蛤	/372
第二十章	断指盟誓	/383
第二十一章	神秘失踪	/393
第二十二章	魂丧蓝绫河	/418
第二十三章	荒山生子	/432



第二十四章	绝世婚姻	/452
第二十五章	复仇吉林府	/469
第二十六章	漠河受辱	/489
第二十七章	宝石河寻兄	/502
第二十八章	蓝绫河畔说风情	/513
尾 声		/536

引子 祖宗是谁？

长白山麓松花江上游，一条碧流澄澈的小河从蓊郁的密林中蜿蜒而出，淙淙汇入波涛汹涌的松花江流中，这就是蜚声关东的蓝绫河。她像一部满载关东风情的史诗，穿过岁月的帷幕，在林海雪原中吟唱流淌，从亘古一直流到现在，又流向未来。

蓝绫河，本来是长白山中一条普通的山溪，因为没有人烟，所以也就没有名字。百多年前，有个美丽的满族姑娘叫蓝绫儿的，和她的男友达尔罕逃亡到这条山溪边的密林中。

蓝绫儿喜欢这条清悠悠、蓝汪汪的小河，于是，这条无名山溪就变成了蓝绫河。后来，蓝绫河又因为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萦回曲折、感天动地的浪漫故事，而逐渐闻名松花江上游。

高山环抱、丛林掩映的关屯和赵屯，最原始时只是名为两家、实为一家的隔河而居的一座马架子房和一座霸王圈。当年，密林中蓝绫河畔的女主人——拥有两个男人的年轻而美丽的蓝绫儿，就有意地戏称这两座隔河而居的马架子和霸王圈是‘关家’和‘赵家’。后来，蓝绫儿子孙渐多，加之几十年来从关内逃荒而来的流民也渐次来蓝绫河畔落户，这里的马架子房也越盖越多，蓝绫河两边越来越有村落的气象，所以，松花江畔的山里人就按当地的风俗，将其真正地称之为关屯和赵屯。



关屯和赵屯，两村虎踞蓝凌河畔。东南北三面重峦叠嶂、林海无涯。西望大江北去，浩浩荡荡，舟帆联袂。村落上空袅袅的炊烟和淡淡的山岚雾霭交织在一起，在深秋的傍晚洇氲成一幅关东山特有的暮秋风景画。蓝凌河边，几株显示着山中沧桑岁月的婆娑老柳树下，一条原木结构的木桥像满族土布马褂上的粗纽扣，将像两片衣襟一样隔河相望的关屯和赵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了祖奶奶的蓝凌儿曾说：

关屯，是达尔罕留下的旗人后代的满族屯。

赵屯，是赵炳武留下的汉人后代的汉族屯。

九指老人赵炳武，习惯地站在蓝凌河的木桥上放眼远眺。他是关屯和赵屯的后辈们共有的老祖宗！他的左手习惯地拄着一根山丁子木的拐杖，虬筋裸露的左手横握着拐杖的把手。无名指的断指茬儿神秘而倔强地撅着——那分明是剁掉的！

老人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的并不昏花的老眼重复着无数次的动作：目光越过丛林，投向峰峦叠嶂的长白山群峰，然后，像是翻阅一部浩瀚的史书，从极远处阅读似的浏览着，掠过山林由远及近，最后痴痴地盯着桥下的蓝凌河水，看着河水由近而远淙淙逝去，口中无限沧桑地喃喃自语着：“蓝凌河呀，俺来这儿，快七十年喽——”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季。

蓝天万里，朗日高照。淡淡的山岚雾霭缠绵缭绕下的长白山脉重峦叠嶂，直接天际，显示出无边无涯的磅礴气势。巍峨的峰巅之上的茫茫林海，大多早已褪尽了生动的生命色彩，展现出一片枯叶萧萧、无边落木的低沉和苍茫的灰色。只有那傍着陡峭的山岩而生的红松、鱼鳞松和冷杉，依然迎着高空冷峭的山风，抖擞着蓬勃的生气，远看如山水画中的丛丛氲氲的墨华。站在高山之巅俯视脚下，号称铜帮铁底的松花江在千山万壑中滔滔奔流、一泻千里，仿佛经历了春的爆发和夏的酣畅后因为成熟而变得沉稳下来，远看宁静得像一条素练，在万山丛中轻轻地飘拂。松花江两岸山洼向阳处，白山柞、车瓜榆和长白枫竭尽全力地将那经霜的满树叶片，燃烧出灿烂的金黄、耀眼的火



红和醉人的紫红，让整个长白山向世界显示着晚秋的最后辉煌。

远处，一队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高唱着红卫兵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桥上走来。九指老人精神一振，慈爱地看着这些曾孙辈的孩子个个像军人英姿勃勃，心中十分欣慰。他期待着这些孩子会给他这个老祖宗敬一个像模像样的军礼，或者是说一声平时那样的恭敬的问候。然而，红卫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迎着九指老人走上木桥，仿佛他不存在一样目不斜视地走过木桥。九指老人心中十分失落。他遗憾地皱皱眉头，又摇摇头。

桥西头堆满庄稼垛的场院里，红卫兵们驻足排阵，情绪激昂地高呼起了口号：“杀回老家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誓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歌声和口号声招引得关、赵两屯的妇女、孩子纷纷聚拢过来，好奇地围观着、议论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年轻妇女看着红卫兵们又说又唱的十分羡慕，终于忍不住寂寞，用胳膊肘捅捅身旁一位胖胖的、满脸敦厚的妇女说：“三嫂，快看！你儿子关东红多威风呀，他大概还是个头儿呢！”

“三嫂”早就看出自己的儿子是个红卫兵头儿，眼睛几乎一眨不眨地爱怜地看着他，心里像装满了蜜。她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像有出息的样子，儿子的表现无疑是给老关家添了彩，因此，她深为儿子感到自豪，但是嘴里却谦虚地说：“五妹子，别光夸我儿子，你家那位赵月也不差，你看，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多像个女兵，多俊呀！”

被称作“五妹子”的年轻媳妇也立刻自豪起来，不过她也不好意思自夸，反而开起玩笑来：“咋的，三嫂是不是看中我闺女啦，想娶她当儿媳妇是不是呀？”

三嫂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嗨，五妹子，想也白搭！说心里话，我是真看中了你家那丫头。只可惜，虽然我们姓关，你们家姓赵，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不准关赵两家通婚。你说，不是想也白想吗？”

五妹子实在是看中了三嫂家的关东红，她认为男人只有敢于出头露面才会有出息，于是口中由衷地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就看他们是不是想好，想好就不愁成一家人！”



五妹子娘家在沿江屯，她和她丈夫赵常利原来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好上了。可是娘家父母是从关内迁来不久的老传统人家，听人说关屯和赵屯犯“桃花风”，从老一辈起就是一个女人伺候着两个男人，因此，说什么也不同意自己的女儿和关、赵两屯的小伙子处对象。五妹子想坚持，老娘就以跳江相威胁，把一对年轻人逼得差点得了相思病。

一天，五妹子好不容易托人约出了赵常利，两人来到山林里。五妹子哭着问：常利，你是真想和我好，还是一时冲动？老五愁苦地说：俺的心你知道，天天晚上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只好抱着个枕头哭。可是你的爹娘不同意，俺有啥办法？五妹子感动得热泪横流，想了想说：爹娘养活了我，我不能明着和他们顶牛。可婚姻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还得咱们自己说了算。赵常利说：可是你的爹娘老是以死相威胁呀？五妹子说：那是吓人的。你就没听说过“米已成饭，木已成舟”的话吗？常利心里一动，高兴地看着五妹子说：可是，俺有些不敢？五妹子热烈地看着赵常利说：怕啥？亏你还是个男人呢！常利被五妹子那双勾魂的眼睛看得立刻浑身热血沸腾起来，双眼像着火，说：俺就怕你不愿意，委屈了你。五妹子的眼里也立刻着了火，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母狗追公狗，母鸡撵公鸡？话没说完就一下子扑到常利的怀里，说：傻样儿，你就没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吗？赵常利可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他一把抱起浑身酥软的五妹子，用脚踹倒一大片青草，把五妹子放倒在青草上，一边急不可待地褪着五妹子的衣裤一边呼哧着说：俺是早就想着把你这生米做成熟饭了……就这样五妹子不声不响地怀上了赵常利的孩子，她老娘也没跳江，害怕家丑外扬，只好窝着火把女儿嫁给了赵常利。

三嫂名叫柳枝，早就知道五妹子婚姻成功的底细，就是想想自己的婚姻，要不是孩子他爹当时带着强霸的色彩也成不了。原来三嫂在做姑娘的时候就和关常胜好上了，也是因为屯子里有人说老关家女当家的蓝绫儿自年轻时就红杏出墙、家风不正，所以不答应这门婚事。毕业后，两个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来往，就借着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相会，至于电影里演的是什麼他们根本不知道。秋天上山捡蘑菇或者采山梨、山葡萄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在约会好的地点聚会。两个人不在



一个屯子里，所以不能天天见面，好容易见一次面，两个人就如胶似漆地再也舍不得分开。

就在这时候有个媒人受那个屯子的党支部书记的委托，来到自己家给那个屯子书记的儿子提亲。柳枝的父母一听求之不得，立即答应，想以此断了闺女对关常胜的思念，所以就杀鸡炖鱼地热情招待媒婆。那顿酒一直吃到黑天，把柳枝急得差点晕过去。正在她忧心如焚的时候，关常胜手提猎枪闯进了屋子，先是朝着柳枝的爹娘跪下，口中叫着“爹”、“娘”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对媒婆说：柳枝早就是我的人，只差没娶亲办事情了，今后你要是再敢凭着你那两片尖嘴薄舌动柳枝的主意，我姓关的小子认得你，这杆猎枪可不认得你！说着，冲着窗外一搂火，“砰”地一声，吓得媒婆当时就尿了裤子。媒婆急忙哭咧咧地数叨柳枝的父母，你们的闺女都有主了咋还答应我呢？这不是坑我吗？柳枝的父母胆小，又听说自己的闺女早就是人家的人了，只好听凭柳枝嫁给了关常胜……

此刻的三嫂完全理解五妹子现在说的意思。可是自己和五妹子毕竟是个外屯的闺女，而关东红和赵月却是关、赵两家的后代，要是真是一个祖宗可就麻烦了！她害怕五妹子真的怂恿赵月做出什么不智之举，急忙说：“我何曾不想这两个孩子成双成对，可咱关赵两家的事情怕是没有那么简单，一旦出了格，老爷们儿就不能和咱们善罢甘休了！”

五妹子虽然泼辣，但并不糊涂，她也知道关赵两家肯定有着极大的隐秘，因此忧虑地附和着三嫂说：“就是的，明明是关、赵两姓人家，却偏偏说是一家、一个祖宗，而且还立了一个祖坟。这些死老爷们儿，多咎也不让问是啥原因，一问就发火。”

三嫂看着英姿飒爽的赵月，嘴里却说：“我就纳闷，咱们关赵两家究竟有什么秘密不可说呢？俺家你三哥头年冬天进木帮拉木头，因为江沿儿屯的大老张喝醉了，说了句‘关家老娘们儿不着调，勾引老赵拉帮套’的顺口溜，你那倔巴头三哥就跟人家动开了大斧子，幸亏大老张急躲，一跟头坐到了雪地里，你三哥一斧子砍断了人家一条牛腿。也得亏常青队长赶去了，才算喊住了你三哥，要不，非出人命不可！”



五妹子忙说：“这事儿就是怪！我和你五弟相好的时候，因为好奇就顺嘴问了一句：‘你家到底咋回事儿，咋俩姓一个妈呢？’结果你五弟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骂了我一句‘混蛋’，起身就走了，半个多月没理我。后来还是我赔了不是，他才和我重新好了。结婚后的一天晚上，我压不住好奇，忘了这碴儿提不得，结果追问了几句，就惹得他把我好一顿揍，那时候他完全忘了我对他的情意，你说我冤不冤。”

三嫂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皱眉琢磨着这关赵两家的隐秘，可是却越琢磨越糊涂……

九指老人站在木桥上注视着孩子们，倾听着他们宣传什么。忽然“造反有理”的口号传来把他吓了一大跳，而且使他陷入一阵迷惘，两道长寿眉毛巍巍地颤抖着蹙在了一起：“造反有理？造谁的反呢？”毕竟离得太远，九指老人居然没有看清楚手执喇叭领头喊口号的那个孩子是谁，但是，却约略听出了他的声音：这个混小子肯定是关屯‘四份儿里’的孙子，他该是俺的曾孙子。

他突然又想起了蓝绫儿。称呼成了家的老大、老二为大份儿里、二份儿里，是他跟蓝绫儿学来的。关屯四份儿里自然就是排行老四的意思。蓝绫儿活着的时候总是脆生生地喊着她的儿媳妇们，“大份儿家……”“哎！”“三份儿家……”“哎！”那一呼一应的亲切呼唤仍犹在耳，充满了家庭的甜蜜和温馨。他想着想着，突然顿顿拐杖：“嗨！蓝绫儿呀，俺怎么老也忘不了你呢！”老人整理了一下思绪重新回到眼前。在桥上伫立了一会儿，然后，才拄着山丁子木的龙头杖，转身朝桥下走去。

山路弯弯，岩石嶙嶙。这里的每一条路都印满他沧桑的脚印，每一处都留下了他和蓝绫儿浪漫的故事。九指老人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忽然，河湾的山坡上，传来人们乱哄哄地呼叫：“不好了，红卫兵扒‘老爷福’了！”“红卫兵闹祖坟啦！”

“老爷福”，是关东山民仿照关内大户人家的祠堂在屯落附近为祖宗建筑的供族人祭祀的家庙。既是家庙，必然是一姓所有。然而，这座蓝绫河畔关东密林中的“老爷福”却是关、赵两姓共有，所以，常



常引起外人的非议。有人暗地里把它叫做“桃花庙”。还编了一套顺口溜：

蓝绫河，
老爷福，
一个女人两个主儿。
老爷福是桃花庙，
一女二男活得靠（活得靠，就是活得亲密的意思。）
儿孙姓关又姓赵，
你说乱套不乱套？

“老爷福”离木桥不远，那地方是他九指老人和蓝绫儿在五十年前亲自为他的义兄——蓝绫儿的丈夫达尔罕去世时选择的茔地。九指老人的脑际浮现出当时的情景——蓝绫儿拉着他的手，和他在达尔罕的坟前相约：“我们俩死后也葬在这里——我蓝绫儿居中，‘断根儿’达尔罕在我右边，你‘九指儿’赵炳武，就睡我左边，好吗？”赵炳武痛快地点点头。蓝绫儿用力掐掐他的手，对他深情地笑笑，接着说：“另外，咱要告诉儿孙们：今后，凡是咱们关、赵两屯的后人去世，都必须在咱们的前边按辈分下葬！”赵炳武依然笑着，同样深情地看了蓝绫儿一眼，又点点头……

九指老人抬起头向老爷福看去。墓地的最前边就是他九指老人亲手用石板和木板建筑的“老爷福”。还在五年前，每年清明和大年前夕他都要和蓝绫儿率领关赵两屯的子孙们来“老爷福”祭祀，为达尔罕以及他们引以骄傲的大儿子关培山、二儿子赵培岳的坟茔烧纸填土。此后不久，蓝绫儿便无疾而终安葬于此。之后，便只有他九指老人赵炳武领着关赵两姓的子孙为达尔罕和蓝绫儿的亡灵祭祀。蓝绫儿的坟茔左侧依然是一片干净的空地。那是蓝绫儿留给他赵炳武的位置！

据考证，长白山中的松花江上游原是荒蛮之地，仅有女真族的几个部落散居在长白林海边缘。至清朝中期，人们才把密林边缘那些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逐步开发成城镇模样。吉林市的市镇城郭，即是清代关东镇边大将军宁古塔将军督促扩建。在这松花江上游，长白山余脉和张广才岭交汇的深山密林中的蓝绫河畔，除了历尽风雨的山岩



和苔迹斑驳的森森古木外，就是更加古老的苍茫山林和滔滔流水，其他并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古迹是红卫兵可破的“四旧”。于是，这些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就想到了关、赵两屯的“老爷福”。

红卫兵们从场院转移到老爷福，喊完口号，关东红又开始了战前动员：“红卫兵战友们，这老爷福就是蓝绫河畔深山老岳中最古老的的东西了，它浸透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破四旧的第一个战役就从这里开始！”

几个红卫兵立刻拥挤到老爷福前，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但面对着祖宗的灵牌却不知怎样动手。一个红卫兵伸手拿出供奉在“老爷福”中的达尔罕和蓝绫儿的灵牌，高高举起，想摔在地上却又有些不敢。他犹豫着，看看关东红。关东红命令：“摔！再踏上一万只脚！”那位红卫兵就立刻又一次举起了灵牌。

此时，关、赵两屯的爷叔们已经急急赶来，乱纷纷疾声呼喊：“不准摔！”“那是老祖宗的灵牌，千万动不得！”

叔叔辈的人年轻，跑得快，把达尔罕和蓝绫儿的灵牌从那名红卫兵手中抢夺下来，并毫不客气地赏给了这名红卫兵几巴掌。关东红一看，父兄辈根本不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无奈，只好领着红卫兵们撤到祖宗达尔罕和蓝绫儿的坟头上，然后，气愤地跺着脚践踏着坟头，大声抗议：“你们这些老脑筋，竟敢殴打革命小将！你们这是阻碍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几位年轻叔叔忍不住想冲过去揍他们一顿，但看到他们个个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抱成团儿，很有些气势，加之最近经常听到广播喇叭里喊“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是党中央领导的”什么的，大有来头，于是没有敢妄动，只是气愤地斥骂：

“狗杂种，都敢欺师灭祖了，还有脸称革命小将！”“兔崽子，毛主席叫你们掘祖坟啦？”

红卫兵们不甘示弱，众志成城般地臂挽臂站在坟墓上，跟着关东红齐声呼喊：“我们革命小将，向你们提出严重抗议！”

九指老人被后人们搀扶着，拄着山丁子拐杖赶过来，看到这些混账曾孙们竟然敢于践踏他们的老祖宗达尔罕和蓝绫儿的坟头，不由得



怒火从心头霍然冲起。八十五岁的老人一改龙钟老态，一晃膀甩开搀扶他的晚辈，白发怒张，银须飘飘，长眉紧蹙，几个箭步纵到坟前，用山丁子拐杖指着站在坟头上的红卫兵们责骂：“混账东西，无尊无长！你们知道你们践踏的是谁的坟头吗？啊？那是你们的祖宗达尔罕和蓝绫儿睡觉的房子呀！没有祖宗哪会有你们哪！啊？我看孔夫子的书算是叫你们念瞎啦！看祖爷爷俺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老人气咻咻地说着轻舒拐杖一拨，几个趾高气扬的半大小伙子和姑娘立刻被拐杖拨下坟头，再一拨，另一伙红卫兵也滚下了坟头，他们个个跌跌滚滚地弄了个灰头土脸，样子十分狼狈。连义愤填膺的长辈们看了也忍不住发出一阵哄笑。九指老人恨这几个曾孙无尊无长，余怒未消地用拐杖点点地，对刚刚赶到的一位六旬开外的老人说：“关屯‘四份儿里’，你们给俺把这几个浑小子弄回去好好教训教训，否则你们死后他们都敢翻尸扬骨！”

被称作“四份儿里”的花甲老人是满族旗人关屯的关培林。在九指老人面前唯唯诺诺地一边叫“爹”一边称“是”，满面显露着羞惭之色。九指老人说罢狠狠地瞪了“四份儿里”一眼，不再理他，转身急急地向“老爷福”走去。老人要亲手把被这些不肖子孙惊动的达尔罕大哥和蓝绫儿的灵牌，重新供奉进“老爷福”中的神位上。

“老爷福”不大，黑瓦红柱，板壁涂着青灰颜色。这是九指老人按着在关内看到的土地庙的样式和颜色建筑的，刚才被这几个混账小子扳歪了，现在已被刚刚赶来的儿孙们扶正过来。老人接过儿孙们从地上捡起的灵牌，双眼立刻盈满了泪水，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往事如烟但人物如昨，多少回肠荡气的情节犹历历在目。灵牌上达尔罕和蓝绫儿的名字是他蘸着心血写上的。如今睹物思人，怎能不回肠百结！他用衣袖轻轻地擦拭着沾在上面的泥土，一遍一遍地读着达尔罕和蓝绫儿的名字，心中充满了愧疚而沉痛的情绪，长眉和胡须颤抖着，老泪在脸上滚滚流淌。

看到素来受人尊重的老人如此悲伤，许多在场的儿孙辈都难过得哭了。

九指老人颤抖着双手，怀着无限愧疚的心情正要将灵牌恭恭敬敬地安放进“老爷福”中。突然，关东红高声朗诵起毛主席语录：“毛



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卫兵的情绪又被鼓动了起来，他趁机高举拳头朝着九指老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封建文化！”“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倒九指老祖宗！”

在父祖辈大人面前，尤其是在被称作老祖宗的九指老人面前，敢于响应他这口号的红卫兵并不多，特别是最后一句实在刺耳，所以，声音胆胆怯怯、稀稀拉拉。红卫兵的表现使关东红大为恼火。他明白，这是九指老人“镇”住了自己的战友。他有些懊恼，看来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如果这一关不突破，今后的革命还怎么闹？革命是暴动。干！他环顾一下此时此地的形势，想道：现在“敌”强我弱，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用最有威力的“炮弹”，打击这些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而打击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面前这位“老祖宗”！他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矛盾！关东红为自己的正确决策而兴奋，连左眉梢的那颗黑痣也兴奋地跳动起来。他略一思索，挺挺胸脯，不甘示弱地对着九指老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一声：“打倒拉帮套的！”

犹如晴空炸雷在头顶滚过，红卫兵们互相看看没有人敢于响应，连在场的大人们也无不感到心灵大震。这已经不是口号而是骂人！而且人人明白，这是九指老人的血亲曾孙在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形式谩骂自己的祖宗。众人被这句口号震呆了。原本嘈杂的气氛也突然沉寂下来。蓝凌河畔陷入空前的寂静，而且寂静得吓人。

“拉帮套的”，是关东山中一句骂人的土话。它本是指那些为拉正套的辕牛辕马帮力的牲口而言。后来就演化成专门指那些在关东山中说不上媳妇，不得不凭着一身力气，帮着那些身体衰弱或者不务正业难以养家糊口的男人干活出力，从而讨得他们的女人“爱情”的男人而言。这些“拉帮套”的全心全意地爱着别人的女人，不辞辛苦不计名分，又不得不背负着耻辱。有的人即使和这个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也不得公开认领。他们不能做孩子的爹，只能当孩子的“舅”！这是当年的关东山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种颇具关东特色的地方风情。虽然普遍，但拉帮套的人仍然感到自身的卑鄙和耻辱。他们可以为了那个自己心爱着的别人的女人而忍辱负重，但是如果别人胆敢瞧



不起他们，当面骂他一句“拉帮套的”，他就敢和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因此，人们只是背后议论时方用此说。当着面儿没有一个人会贸然言及。而“拉帮套的”一说，更是松花江上游蓝绫河畔关、赵两家的大忌。

“打倒啥？”沉浸在悲愤中的九指老人听到这句口号如当头一声霹雳，立刻呆立当场。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似乎是经历了比闯关东还要长的时间，头脑才由一片空白逐渐恢复思维和记忆。——这个可恶的曾孙是在骂自己呀！老人感到心跳气短，血涌脑门，又羞又愤。急怒交加间，他大声喝问：“混账东西，你要打倒什么？俺！”

面对饱经风霜的老祖宗和父辈们那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红卫兵们感到了畏惧和愧悔，但对于关东红来说，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告诫着自己：不能退缩，决不能退缩！于是，又挺挺胸鼓起了勇气。此时，他竟然产生出一种为革命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悲壮感。他慷慨激昂地对红卫兵们说：“红卫兵战友们，过去，你们不是常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吗？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集中地！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旧文化的顽固派！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管祖宗不祖宗，只分革命不革命！革命者就是要和反动派划清阶级界线，大义灭亲！”

大部分红卫兵又被他鼓动起了斗志。关东红趁热打铁继续鼓动：“战友们，敢不敢于面对面地和反动派斗争，是考验革命者的试金石！”他的胸中陡然涌起了无限豪情，庄严地向红卫兵战友们挥挥拳头，于是无所顾忌地用脚蹂踏着老祖宗达尔罕的坟头，挑战似的向九指老人宣战，言语更加恶毒，“九个指头的老东西，你一大把年纪了还不知羞耻？！你可敢当着咱们红卫兵小将的面儿，说说你的那根手指头到底是怎么剁掉的吗？！”

人小话重，咄咄逼人。大人们吓得忘记了制止他的质疑和谩骂。向自己的祖宗挑战的关东红，却一张小白脸儿兴奋得泛着红光，左眉梢头的黑痣跳动得更加显眼，他继续质问老人：“你，你，你只不过是个在老关家‘拉帮套’的，凭什么管我们关家的事儿？！”关东红不再称呼九指老人为老祖宗，他已经感到了自己打出的“炮弹”的分



量，于是一鼓作气，继续进攻：“你说，你凭什么阻碍我们破四旧？！你凭什么打击我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恶语连珠，如枪似炮！老人身边关、赵两屯几十个在场的后人有老有少，但完全被吓傻了，惊呆了。蓝凌河畔仿佛风停云住水断流，世界一下子寂静下来，寂静得仿佛失去了时间和空间感。

九指老人面对嫡曾孙的斥骂怒极而悲，好像陷入了一场噩梦。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嫡亲曾孙竟然敢在“老爷福”面前，在达尔罕和蓝凌儿坟前，当着这么多子孙的面儿辱骂自己是“拉帮套的”！他举起左手，久久地看着那根倔强地挺立着的无名指的断茬，感到委屈，感到愤懑，感到无地自容！血往脸上涌，气往胸中聚。他面色紫涨，浑身颤抖。他缓缓地转过身来，怀中紧紧地抱着达尔罕和蓝凌儿的两个灵牌，老泪如雨，潸然而下。他无限伤感而悲凄地号啕大呼着：“苍天哪，这不肖子孙，竟敢辱骂祖宗！蓝凌儿和达尔罕大哥，你们可都听见了吗？俺赵炳武没带好后人，俺对不起你们哪……”哇！一口鲜血从九指老人口中狂喷而出。天在旋，地在转，世界失去了色彩和声音。“扑通”一声，九指老人仰天摔倒在“老爷福”前，胸前依旧紧紧地抱着那两个灵牌，怒眼圆睁昏死过去。

关、赵两屯的子孙们一时惊惶失措。口出恶言的关东红也慌了神儿。红卫兵的阵营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悄悄后退，有人溜到了一边儿。

“老祖宗！”“老祖宗呀！”

儿孙们纷纷涌上去，一声声急切呼喊着急息奄奄的老人。

突然有人愤怒地喊道：“打死这个混账小子！”“打死这个小畜生！”

汉族赵屯的后人们怒不可遏，群情汹汹。几个腿脚麻利的小伙子疾步蹿过去，一把将喊完口号却呆愣在坟头的关东红拉下来，拖到昏倒的九指老人面前将他按跪在地。人们七嘴八舌纷纷斥骂着，要打死关屯这个口吐恶言的混账小子。

关屯“四份儿里”关培林，眼看着自己的嫡孙闯下了滔天大祸，又急又怒。情急中以进为退，纵身向前一把薅过关东红，夸张作势地狠狠抽了他两个大嘴巴子，还气不过，又一脚将他踹倒在地，用脚死



死地踏住，戟指怒斥：“混账兔崽子，竟敢辱骂老祖宗，看我不活劈了你！”

愤怒的人群忽拉拉地围过来，紧紧盯着关培林脚下的关东红。关培林知道自己的孙子要在劫难逃，于是，急忙又狠狠地在他的屁股蛋子上连续拍了几巴掌。

有人看四老爷子并不护短，立刻谅解了他，劝道：“算了，算了！他毕竟是个孩子，还是救老祖宗要紧！”

人们气恼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于是大家吵吵嚷嚷着，话题又回到了九指老祖宗身上。有人忍不住哭着呼喊：“那咱们快把老祖宗抬回家抢救吧，哪能让老祖宗躺在这里呀！”

有人马上附和“对，对”，但提出：还是应该把老祖宗抬到队部卫生所治疗！

一个有见识的中年人却主张：“叔叔大爷们，现在千万不能动老祖宗，一动会出危险的！”

许多青壮年人都赞同这个意见，说：“不能动！”“现在千万别动！”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想抬的，害怕万一因为折腾而加重了老祖宗的病情，罪过可就大了；认为不可动的，也怕耽误了治疗，引起严重后果。

这时，已经有两人飞跑着走了。一个回赵屯请三老爷子，一个去找队长常青。

大家正拿不定主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队长关常青大喘着气赶来了。他看到老祖宗面如金纸，胡子上沾满血迹，气息微弱，看样子凶多吉少，急忙就地派人：“常平，你快到队里卫生所请医生赵常春，叫他快来抢救老祖宗！”常平答应着跑了。常青又急忙分派两个年轻人：“常安和常太，你们两个马上进城，请常文大哥火急回山！就说，老祖宗病危！”安排完这些，他才告诫大家：“老少爷们儿，咱们先护理好老祖宗，不要乱动，上了岁数的人不抗折腾，万一折腾严重了就麻烦了。”满坟地的人看常青安排得有条有理，这才从焦急和混乱中安静下来。

关培林认为：这次老祖宗是被自己的嫡孙气昏在“老爷福”前